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素手劫

中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素手劫

中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剑气洞澈九重天

【台湾】卧龙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8.25 印张 702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 册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36

ISBN 7-80605-325-5/1·277

(上下册)定价:38.00 元

1128490

目 录

中

第 十 章	最大隐秘.....	(345)
第十一章	关东七鞭.....	(378)
第十二章	摩伽法王.....	(417)
第十三章	终南遭劫.....	(455)
第十四章	独臂怪客.....	(493)
第十五章	死谷二奇.....	(534)
第十六章	指示机宜.....	(570)
第十七章	天地俱焚.....	(608)
第十八章	色即是空.....	(647)

第十回 最大隐秘

但是她这苍白而冰冷的面容上，却更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美，神秘的怒力，仿佛是神话中被咒而死的公主。

任无心仿佛已看得痴了，面上却呈现出一种朝圣者仰视神佛的肃穆神情。

百忍。百代。田秀铃谁也不愿破坏这一份肃穆的寂静，谁都不再说话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任无心方自转过身来，面上却仍带着一份怅然若失的迷惘，仿佛失落了些什么，却又似得到了些什么。

百忍大师轻轻唤了声：“任相公！”

任无心仿佛突然由梦中惊醒，展颜笑道：“是该走了吗？”

百忍大师微微含笑，闭口不语。

任无心抱拳向田秀铃深深一揖，转身向门，举手道：“大师先请！”

百忍。百代相继而行。

哪知他们方自走到门口，任无心突又回过头去，目光望向田秀铃，儒儒道：“夫人……”

田秀铃微微笑道：“任相公若是还有什么吩咐，只管说出来便是。”

任无心又自沉吟了半晌，突地仿佛下了甚大的决心，沉声道：“江湖中盛传南宫世家的少主人，已被害而死，其实……”

田秀铃面上立刻现出紧张的神色，那幽雅清淡的笑容，也立刻消失不见，颤声问道：“其实……其实怎样？难道任相公你……你……”

任无心徐徐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南宫世家第五代少主人，虽然遇着了极大危难，其实却还尚在人间，并未死去。”

此话一出，不但田秀铃身子为之震颤不已，就连百代。百忍

也一齐惊然回身。

只见田秀铃张大了眼睛，紧握着双拳，颤声道：“真……真的吗？”

任无心肃然道：“在下虽不能一分确定、但却有几分把握。否则在下怎敢随意说出？”

田秀铃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任相公可知道他此刻在哪里？”

她不但语声哽咽，目中流泪，就连那纤秀的身躯，也被这惊人的消息所震，手扶几案，摇摇欲倒。

任无心面色也更见沉重，缓缓道：“这在武林中是件最大的隐秘，普天之下，除了两位老人外，就连在下也说不出。”

田秀铃急急问道：“那两位老人是谁？”

任无心一字字沉声道：“死谷二奇，夫人可曾听过这名字？”

田秀铃呆了一呆，喃喃道：“死谷二奇、死谷二奇……”

眼波询问地望向百忍。百代。

百忍、百代两人，面面相觑，面上也充满了迷惑惘然的神色。

这两位少林高僧虽然俱都有着极为丰富的阅历与见闻，却也不知道这两位神秘的老人是谁。

任无心道：“在下也知道夫人绝对未曾听过这名字，但在下确知这两位老人，在当今世上，不但武功可称最高，见闻之博，更是惊人。”

百忍大师动容道：“任相公既然如此钦佩于他，这两位老人必定是绝世的奇人了……”

百代大师接口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两位老人，以前必定是有一段辉煌的历史，显赫的名姓，只是长久隐姓埋名，是以贫僧等未曾听起。”

任无心颌首道：“大师所料想必不差，但这两位老人的真正来历，在下也不知道。”

田秀铃神情更是激动，颤声道：“死谷在哪里？不知任相公可否见告？”

任无心长叹一声，摇首道：“在下已受重嘱，不可将死谷所在之地告人。”

田秀铃一步窜了过去，拉住了任无心的衣袖，流泪道：“任

相公，你……你若可怜我这个苦命的人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将……”

任无心长叹接口道：“在下虽不能将死谷所在之他说出，但却可将夫人带至死谷……”

田秀铃大喜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任无心肃然道：“在下拼却受些责备，也必定会将夫人带去的。”

田秀铃满面喜色，放开了任无心的衣袖，道：“多谢相公，贱妾这就随相公……”

她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立刻顿住了语声，垂下头去，黯然道：“只可惜贱妾这里还有许多未曾料理的事，此刻还不能随相公前夫。”

这聪慧的女子，多年来置身在这险恶的环境中，已培养出极深的心机，和极强的自制之力。

此刻，她虽然是如此兴奋而激动，却仍有控制自己的力量，立刻冷静了下去。

任无心深深了解她这种强制自己的痛苦，暗中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夫人若有事尚待料理，在下可在前面相候，待夫人事完再去。”

田秀铃心头充满了激愤，黯然笑道：“任相公……”

她以一声幽幽的长叹，代替了心中的激愤之言，接口道：“任相公请说个地方，五日之内贱妾必来相见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距此一里，出山口处，有一座荒凉的小庙，在下三日之后在那里等候夫人。”

田秀铃道：“贱妾纵难抽暇同去死谷，亦当设法赶往一晤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一言为定，在下就此告别。”

抱拳一礼，回身而去。

田秀铃道：“相公珍重，恕贱妾不远送了。”

任无心放步而行，转眼间消失于夜色中。

田秀铃望着任无心的背影，消失不见，才黯然叹息一声，缓缓转回茅室。她心细如发，仔细毁去了三人留在室中的痕迹。

且说任无心追上了百忍、百代，联袂疾奔，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，到了一座荒凉的山脚下面。这时，天色已然大亮，东方天际，泛起了一片鱼白。

任无心停下了脚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此地甚是僻静，咱们休息一下，在下还有几件大事，托请两位大师。”

百忍大师道：“任相公有何见教，但请吩咐。”

任无心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南宫夫人的用心，已是昭然若揭，武林中一场残酷的杀劫，似是无法避免，眼下若不能及时阻止，势必祸延天下武林同道，唉！但阻止南宫夫人的狂妄之行，似已非你我之力能够及得。”

百忍大师道：“不错！任相公有何高见？”

任无心道：“因此在下决定重入死谷一行。”

百代大师道：“怎么？当真有一处死谷吗？”任无心道：“此乃千真万确，在下曾在那死谷之中，留居了数年岁月。”

百忍道：“死谷二奇，和任相公定有深厚的情谊了？”

任无心道：“死谷二奇对我有传艺之恩，可惜两位老人家都已无法离开那死谷一步，但我遍想天下高手，除了两位老人家之外，恐难再找出能和南宫夫人那等卓绝的身手颌颀的人物，因此，我必须要去死谷行。”

百代大师道：“任相公去见那死谷二奇时，最好问问对付兰姑的方法，贫僧的感觉之中，那兰姑才是一个劲厉之敌。”

任无心接道：“这个不用大师嘱托，在下也会请示两位老人家的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在下去后，还得烦情两位大师代为主盟大局。”

百忍大师道：“只怕我等力量难及！”

任无心道：“不论任何人，也不敢自诩能抗拒南宫世家，两位大师不用担心，眼下的情势，咱们只有尽其在我，成败由天了。”

百忍大师：“既然如此，任施主就请吩咐吧！”

任无心道：“这是个不情之求，我要两位大师暂脱袈裟，改着几天俗装，先给南宫夫人个虚实难测。”

百忍大师怔了一怔，默然不语。

百代大师也似乎经过了许久的思虑，方自缓缓道：“我大师兄掌理少林门户，统率少林僧侣数千弟子，一举一动，都将影响武林视听，是以师兄的行止，尽可能避免有丝毫逾出少林门规之

处，任相公若要贫僧之师兄改着便装，实有碍难。”

“他语声极为沉重缓慢，只因他本不愿驳回任无心的请求，但格于少林寺数一代相传之下。那坚如金石，重若泰山，丝毫不能更移的门规，却又不得不驳回他的请求，而说出这番话来。

任无心歉然一笑，垂首道：“在下……”

百代大师微微摆手，截断了他的语声，沉声接道：“但任相公此事若是必行之事，贫僧却可应命，以贫僧一人之力，虽未必能尽如任相公所愿，但贫僧却必将尽力而为。”

任无心肃然道：“大师如此从权，在下先代表天下武林同道谢过。”

百代大师道：“但请任相公先将所命之事说出，贫僧好做准备。”

任无心沉吟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当今天下武林，显然已分为两大集团，一个以南宫世家为中心，由南宫夫人统领，另一集团，便是你我这些不畏强权，不堪屈服于南宫夫人阴谋的武林朋友共同组成。”

他这番话虽然经过了极为慎重的思考方自说出，这几句话虽然有些似乎是老生常谈，但百忍、百代却深知这不过仅是一个极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开端而已，是以俱都凝神倾听。

只听任无心缓缓接口道：“这两大集团壁垒分明，界限森严，看来也仿佛各不相让，势均力敌，其实我们的实力，较这南宫世家却相去甚远，这情况此时还不甚明显，只因双方还未有真正巨大的接触，但你我却必须未雨绸缪，先作打算、否则真的到了生死相拼之际，便来不及了。”

百忍、百代已不禁听得惊然动容，但他两人谁也不愿打断任无心的话头，俱都默然不语。

任无心面上也敛去了他惯有的滞洒笑容，变得十分凝重，接道：“南宫夫人本身的功力不说，单以她手下的七十二地煞而论，便已足惊人。只因七一二地煞以前本已是威镇一时，雄踞一方的武功高手，人人俱都有一身别出心裁的武功，他们有的是受药物所迷，本性丧失。而完全被南宫夫人所控制，有的是慑于南宫世家的威势，或是被未来的远景所诱，而心甘情愿地被南宫夫人所用，为甫宫世家效死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长长叹了口气，方自接道：“例如像丐帮‘蛇神’康祖，黄教能手‘千手如来’合法，以及‘南海剑派’的慕容飞，便是属于后者，他们一心一意，要为南宫夫人争得天下，他们便是开国的功臣，是以不惜与我们全力相拼！”

语声之中，他已缓缓走回那隐秘的石洞。

此刻，虽已时近正午，但隆冬的寒风，却仍透体生寒。抬眼望去，天色阴沉，郁云掩日，已将有雪意，而雪前的天气，最易令人萧索。

任无心的面色，也正如天色般沉重。

他缓缓接口道：“但最可怕的却是那些已被药物迷失了本性的人，他们本都有一身绝高的功力，甚至连中原四君子，辰州言家门掌门言凤刚，山东焚州‘神拳’鲁炳，这些可够一派宗主身份的武林豪士都在其中，他们本性既已迷失，心中只知与我们相搏拼命，而我们却不得不顾及到他们昔日的身份、地位，与那侠义的名声，动手之际，更又困难了几分……”

百忍大师忍不住失声长叹道：“公子见解，当真是精辟已极，这一点贫僧则从来未曾想到。”

任无心叹道：“纵然我方实力与他完全相等，情势已是于我们如此不利，何况我方武功能与七十二地煞一拼之人，算来也”过只有两位大师，以及武当道长等五七位而已，若真的到了那生死相拼之际，我方若想致胜，无异缘木求鱼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缓缓顿住了语声。

百忍及百代听了他这番言语，心头也仿佛突然压下了块千钧巨石，沉重得透不过气来。

黯淡的前途，仿佛没有一丝曙光。

这两位少林高僧虽然早已置身方外，但此刻却不免为红尘间。武林中即将发生的灾难悲哀起来。

沉默良久，任无心方缓缓接道：“在如此艰苦的局面中，我方唯一取胜的希望，便是设法恢复那些武林高手的神智，是以我费尽千方百计，说动了数一位当代名医，来化解那迷药中的成分，研究破解它的方法，又请来了数一位武林点穴高手，来研究南宫夫人所用的究竟是何等手法，所点的究竟是什么隐秘穴道。”

此刻，天际已靠罪地下起雪乘。

任无心拂了拂肩上雪花，接口道：“但这种工作，不但要花费许多人力、物力，更重要的是，还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，而据那叶姑娘带来的消息，南宫夫人所练的几种神功秘技，却已将大功告成，我方研究，纵能有成，但时不我予，徒叹奈何……”

他叹了口气，立刻接着说道：“是以我等就必须以各种方法，来扰乱南宫夫人，使得她练功时注意之力，不能集中，练功势必受到阻延，我方能将她多拖一日，便多争到一分宝贵的时机，取胜的希望便多了一分……”

百代大师击节道：“不错，正该如此。”

任无心长叹道：“我先前只当南宫夫人对我方的各种措施毫无所知，哪知她已洞悉无遗，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只是……”

他苦笑一下，接道：“她早已算准了我方的力量，不足为敌，是以才未将此事放在心上，除非我方的力量突然增强，足以威胁于她，才能使她不得不分散力量，来防患于我。”

他目光尖锐地四扫一眼，接着又道：“但环顾天下武林高手，除了已被她收罗手下，以及我方数人之外，剩下的已是寥寥无几，即使还有几人，也大多早已归隐于深山大泽之中，无处可寻。是以，才不得不想出这从权之计，想请大师与武当道长等人，乔装改扮之后，以不同的面目，不同的身份出现，扰乱南宫世家，引斗七十二地煞中人，引起南宫夫人的错觉，认为已有许多位久已不闻世事的武林高手投效我方，这一种突然的变化，必然会引起她的震动，使得她对我方实力难以估计，便不得不花费心力，来查究此事的真象，使得她功成的时日，便也必然会因之拖长了。”

他一口气说完了这长长一段话，语声已渐渐为之激动起来。百忍、百代更是耸然动容，暗暗对任无心的才智钦佩不已！任无心松了口气，展颜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已将实情和盘托出，此刻见了玄真道长之后，便要再去死谷一行，看看是否能从死谷里那两位老人的口中，再查出南宫世家的隐秘。”

百忍大师肃然道：“相公入谷之后，此间有贫僧兄弟接替相公，挑起这付沉重的担子，请相公大可放心。”

轻轻一叹，接口又道：“但这付担子，对贫僧兄弟说来，却嫌太重，是以，但望相公早些回来，继续主持大事。”

任无心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玄真道长只怕已等得急了，你我快些去吧！”

三人振起衣衫，连袂而起，向那狭谷中的隐秘石洞掠去！

这时，武当派当代掌门人玄真道长，已应约而来，被那侠医瞿式表迎入了一间颇为精致的石室，阅书相候。

众人见面，自有一番寒暄，也自有一番感慨，任无心当下便又将他那奇诡的计划说了。

玄真道长思虑许久，方自缓缓道：“我武当历代的掌门人。虽也从未闻有打扮易容之事，但事关武林今后之命运，贫道亦可从权，此番除了已命我玄光师弟连夜赶回武当，调召高手外，贫道自身亦当全力效命，无论任相公有何吩咐，贫道无不答应。”

他以堂堂一代武当掌门的身份，竟对任无心说出这等话来，任无心听了，心里又是激动，又是欢喜，一时间竟油油他说不出话来。

百忍大师默然良久，突然大声道：“玄真道兄既可从权，贫僧为何还要恪守成规，想我少林寺的历代先人若是知道此事，也必定不会归罪贫僧的。”

他看了百代大师一眼：“师弟，你说的是吗？”

百代大师双目圆睁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终于只是轻轻叹息一声，颌首不语。

任无心苍白的面色，正因内心的兴奋与激动而起了一阵红晕。

他胸膛起伏，显然是在以理智抑，止着心中的激动，然后沉声道：“两位掌门大师如此对待在下，在下实是……实是……”

突然长身一揖，住口不语。

百忍大师、玄真道长也连忙还礼谦谢。

玄真道长道：“任相公为了武林同道如此辛苦忧劳，贫道岂能不贡献几分绵薄之力！”

瞿式表一直凝注着任无心苍白的面色，此刻突然一言不发，握住了任无心的脉门，凝神把脉许久，突又转身退出。

众人正不知他在作何玄虚，只见他却已领着五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大步奔了进来。

这五位老人向百忍、百代以及玄真微微颌首一礼，便立刻顺

序为任无心把起脉来。

任无心问道：“前辈在做什么？”

这五位老人却有如未曾听到他的言语一般，神情肃穆地把完了脉，便走过去与瞿式表低低交谈了几句。

然后六人各自从宽大的袍袖中取出纸笔，伏在案上，各各研了帖药方。

瞿式表将这六张药方收集到一起，匆匆看过一遍，突然展颜笑道：“这当真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，我六人所开的药方，竟俱都一模一样。”

这六人便是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伤科名医。

百忍、百代看到这六人的举动，便已经猜到他们必定是要以自己精深的医道，来疗治任无心尚未痊愈的伤势。

但玄真道长却看得有些莫名其妙，忍不住脱口问道：“什么药方？”

瞿式表匆匆道：“为任相公配制的药方，在下这就抓药去了。”

要知这石洞中，可说已将天下各种药材都搜集了来，要配个药方，自然易如反掌。

任无心便在这石洞中住了两日。

他服下了那六位名医为他配制的药方，伤势果然已痊愈了。

第三天凌晨，他便告辞众人，再三谢过了百忍。百代与玄真道长，然后便出洞而去，到那荒芜的小庙中，等候田秀铃。

只因石洞中这些老年名医，其中不乏有易容的高手，是以百忍、百代与玄真道长便都留在洞中，等待易容后，再依计行事。

任无心出洞而行，穿过已被白雪掩盖的草原。

雪花已住，但天地苍茫，四野一片银白的颜色，这场雪显然已下了许久。

他飞掠在平坦的雪地上，足下丝毫不留痕迹。

只见一片隐秘的山崖下，四面积雪树林的掩饰中，已现出了一座荒凉的小庙。

他随身带的有些干粮，便坐在庙里，边吃边等。

四下死寂，在隆冬中连虫鸟的鸣声都没有，只是任无心独来独往，却早已习惯了寂寞。

但他直等到了第三日的深夜，还没有看到田秀铃的踪影，他虽然镇定深沉，但此刻却也已不禁有些慌乱起来，猜测着可能发生在田秀铃身上的各种意外，暗暗在为她的安危担心！

到了深夜，雪停天雾，云逸雾散，夜空中疏落地升起了寒星。

任无心步出了荒寺外，极目四望，星空下的大地，闪闪如银。

他抬眼望了片刻，方待转身而回，但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右眼突地瞥见一条黑影，在银色的大地上极为迅快地移动而来。

他心头不禁一动，只当是田秀铃来了，当下摆转身形，凝目相候。

星空下只见这黑影来势之快，竟宛如御风而行。

极远极远的一条身影，霎眼间便隐约现出了身形的轮廓，果然仿佛是个女子。

任无心讶然忖道：“想不到这位田姑娘，竟有着如此惊人的轻功……”

心念尚未转完，心头不禁一震，原来他已看清了这女子并非田秀铃，而是那神秘的兰姑。

她身上穿着一件长达足背的黑色长袍，头上漆黑的长发分垂两肩。

长袍与长发，在寒风中波浪般翻翻起伏，但她的身形，却丝毫没有动作，肩不动，腰不弯，足不抬，当真有如鬼魅般乘风而来。

她苍白的面色，在黑发黑衫的衬托下，仿佛变成了一种可怖的青色，但这种可怖的青色，却仍掩不住她面容那种神秘的美丽。

自力异于常人的任无心，远远便看清了她苍白而美丽的面容，永远都带着迷惘而茫然的神色，但口中却似在喃喃自语，也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他心头微微一紧，已来不及远远避开，只得闪身避到一株积雪的枯树后。

刹那间那神秘的兰姑便已掠来，双手俱都隐在长垂的袖中，美丽的眼睛茫然直视着远方，对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没有看见。

只听她口中仍在喃喃自语，仿佛说的是：“唤出了他们，便立刻下手杀死，任何人，任何事，都不得阻挡于我……唤出了他们，便立刻下手杀死，任何人，任何事……”

她口中翻来覆去，只说的像是这两句话，在死一般的寂静中，她身子虽然一闪便过，但直待她身子去远，这些话仍隐约流入任无心耳里。

任无心听得身子一震，大惊，付道：“她又出来要以素手伤人，但，他们是谁呢？她要伤的究竟是什么人呢？”

心念一转之间，毫不迟疑的跟踪掠去。

但就在他起步稍迟的一刹那间，兰姑却已去得远了，雪地上丝毫没有留下一点踪迹。

任无心呆了半晌，心头不禁暗暗叹息，这一番不知又有何人要遭劫在她的一只素手之下？

想到来日的艰难，他胸中不禁更是感叹。

缓缓回头走了几步，突听身后又有一阵急速的衣袂带风之声，划空而来。

任无心大惊转身，只见那神秘的兰姑，竟又回头而来，面上似是一片迷偶，口中仍在喃喃自语，那一双美丽的手掌，仍然藏在那垂落的长袖里。

任无心骇然付道：“难道在这刹那之间，便已有人遭了她的毒手？”

思忖间，他急忙转身，一掠三丈，那神秘的兰姑却已闪电般由他身侧掠了过去。

突听一声狼嚎，一只灰狼，不知什么时候已掩到一方灰色的石后，此刻飞一般窜了出来，横向那神秘的兰姑跃去。

兰姑喃喃道：“……”任何人，任何事，都不能拦阻我……”

右手突地轻轻一挥，也不见有任何动作，那灰狼便似凌空被巨锤所击，惨吼一声，横飞丈余，狼血立刻染红了雪地。

而那神秘的兰姑，脚步不停，就仿佛没有感觉似的。

只见她那波动的丝袍轻轻飘了几飘，便已在苍茫的夜色中消失……

任无心望着灰狼的尸体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暗暗付道：“好惊人的武功，好惊人的手法……”

他虽然武功高绝，却也想不出抵挡兰姑适才一击之法。哪知就在他心念转动间，那神秘的兰姑，竟又远远飞掠而来。

他倏然转身望去，兰姑的身影又已远在十数丈开外。

这样每隔约莫顿饭工夫，兰姑便在荒寺前面来回一趟，她倏忽来去，形如鬼胜，有时离荒寺稍近，有时离荒寺较远，这样来回竟有四五次之多，到后来竟在荒寺四周兜起圈子来。

任无心心中又惊又奇，始终猜不透这神秘的魔女，究竟在作何玄虚？

只听远处突地传来一声极为轻微的牧笛声，+若非四野死寂，任无心又在凝神倾听着四下的动静，纵然任无心这般耳力，也难以听见。

笛声响过不久，夜色中便有一条淡淡的素衣人影直奔荒寺而来。

这人影来势也极为迅快，衣袂顶飞，三五个起落间，便已来到近前，却正是任无心久候不至，南宜世家的第五代夫人田秀铃。

她清丽的面容，已变得异样恍惚，神色更是惶乱焦急，目光不住回顾，似是在逃避身后的追踪。

任无心转身迎了上去，沉声道：“田姑娘，任无心在此。”

田秀铃喘气犹自未定，面上勉强绽开一丝微笑，道：“劳相公久候，贱妾来迟了。”

任无心沉声道：“莫非事情有变？”

田秀铃黯然颌首道：“贱妾恐怕已不能随相公前去死谷了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田秀铃道：“我祖婆已开始有些疑心于我，我若外出太久，只怕她便要揭破我的隐秘，到那时不但我性命难保，便是我婆婆也危险得很。”

她口中的婆婆，自然指的是陈凤贞。

就在她说话之间，远处突又响起一声牧笛，只是这次笛声更轻更短，任无心与田秀铃两人，竟然都未曾听到。

笛声一响即没。

任无心正在沉声问道：“田姑娘可知道那兰姑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听远处传来了一声凄凉。愤怒的呼唤之声。

只听那哀怨的声音一声一声唤道：“五夫人……五夫人……”

任无心念头闪电般一转，想到了那魔女的喃喃自语“唤出他们，便立刻下手杀死……”

当下心头一凉，再不迟疑，闪电般伸出手来，掩住了田秀铃的嘴，沉声道：“姑娘噪声。”

呼唤之声一起，田秀铃便下意识地要回答出来，但是她声音还未出口，便已被任无心掩住了嘴。

此刻，她也似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面色立刻为之大变！

只听那呼唤之声，时远时近，时续时断，在寒夜中听来，当真令人毛骨悚然！

她呼唤了一阵五夫人后，又接着呼唤道：“任无心……任无心……”

任无心只觉心神颠倒，魂魄都似乎要随着那凄凉而哀怨的呼声飞去，虽然咬紧了牙关，不出回音，但心跳辄辘，竟似难以控制。

他心头泛起了一股寒意，立刻凝神内视，运气行功，以上乘内功的心法，稳定自己激动的心绪，但一只手掌，仍旧紧按在田秀铃的嘴唇上，似是生怕田秀铃内力修养较差，万一心神把持不住，出声回答了呼唤，那神秘的魔女兰姑，立刻便会循声而来。

黑暗之中，虽看不出田秀铃的面色，但触手之处，却越来越是炽热，连呼吸也越来越是急促，而那呼唤之声，却越来越近了。

任无心猛然提起一口真气，将田秀铃拉入荒寺颓暗的角落之中。

只见那黑衫披发的兰姑，一面呼唤，一面随着那寒风冉冉飘了过来。

任无心屏住声息，在暗中窥望着她。

只见她面上既无悲哀，亦无愤怒，但此刻只要有人应声而出，无论是谁都要死在她的手下。

从黑夜到天明，她始终都在附近飘荡着，呼唤着，她自己却没有丝毫目的，她不过只是一具被人驱使的傀儡而已！她那迷惘的眼睛，始终凝注着前面，竟然没有转动一下。